

略论张锡纯心脑共主神明说

程如海 (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武汉 430073)

关键词: 心; 脑; 神明; 张锡纯

关于神志活动的归属, 有“心主神明”与“脑主神明”两说, 并引发了学术争鸣。而张锡纯认为心脑共主神明, 试粗论之。

1 心脑共主神明的生理及其联系

张氏认为: “人之神明, 原在心与脑两处。神明之功用, 原心与脑相辅而成。”神明有元神与识神之别, 二者各具特性, “脑中为元神, 心中为识神。元神者无思无虑, 自然虚灵也; 识神者有思有虑, 灵而不虚也。”神明又有体用之分, “神明之体藏于脑, 神明之用发于心”。神志活动的产生, 是由脑而达于心, 由心而发露于外, “盖脑中元神体也, 心中识神用也。人欲用其神明, 则自脑达心; 不用其神明, 则仍由心归脑。”“神明之用在思, ‘思’古文作‘囟, 囟者脑也, 心者心也, 盖言心与脑神明贯通而后可以成思也。”

张氏认为心脑虽共主神明, 而各有侧重, 脑重在记忆、想象, 心重在研究、思虑, “心与脑虽功用相辅助, 有时亦有偏重于一部之时。如人追忆往事, 恒作抬头想象之状, 此凝神于脑, 以印证旧留之影也。若研究新理, 恒作低头默思之状, 此凝神于心, 无所依傍以期深造也。”

只有心脑功能协调一致, 才能保持神志活动正常, “元神在脑, 识神在心, 心脑息息相通, 其神明自湛然长醒。”心脑神明何以沟通? 张氏认为是以血管为窍络, “生理学家谓心有四支血管通脑, 此即神明往来于心脑之路也。”

2 心脑共主神明说的临床运用

张氏善于运用心脑共主神明说认识、辨析精神、意识障碍的疾病。因心脑所主神明各有侧重, 故过用则各伤其神。“脑原主追忆

往事也, 其人或有思慕不遂, 而劳神想象, 或因从前作事差误, 而痛自懊恼, 则可伤脑中之神。若因研究理解工夫太过, 或有将来难处之事, 而思患预防, 踌躇太过, 苦心思索, 则多伤心中之神。”至于外感之邪, 既可窜入手少阴心, 又可上犯于脑, 遂使神明昏愤。因心脑共为神明之府, 又有血脉连通, 故一处神明伤, 则两处神俱伤。脑之神明伤, 可累及于心; 心之神明伤, 可累及于脑, 而致神明颠倒狂乱。若病邪壅塞于心脑通道, 致“其心脑之间有所隔阂, 则欲用其神明, 而其神明不能由脑达心, 是以神明顿失其所司。而究其隔阂者果为何物, 则无非痰涎凝滞而矣。”

张氏认为, “癫狂之证, 乃痰火上泛, 瘀塞其心与脑相连窍络, 以致心脑不通, 神明皆乱”, 此癫狂失心之所由来也。宜投以开通重坠之剂, 如荡痰汤(生赭石、大黄、朴硝、清半夏、郁金), “方中重用赭石, 借其重坠之力, 摄引痰火下行, 俾窍络之塞者皆通, 则心与脑能相助为理, 神明自复其旧也。”

关于伤寒、温病神昏谵语, 其属实证者责之阳明胃实, “盖胃腑之热上蒸, 则脑中之元神, 心中之识神皆受其累, 是以神昏谵语, 不省人事”, “宜投大剂白虎汤以清胃腑之热, 而复佐以轻清之品, 以引药之凉力上行, 则脑中之热与胃腑之热全清, 神识自明了矣。”其兼虚者, “盖胸中大气因受伤下陷, 不能达于脑中则神昏”, 治宜清热之中, 佐以益气之品。

3 心脑共主神明说溯源

张氏生活在清末至民国之间, 当时西方医学大量传入我国。西医认为, 人的精神、意识和思维活动, 是大脑的生理功能, 即大脑对外界事物的反映。而传统的中医学却把精神

谦斋医学辨证论治的三位一体观

孙其新 孙其然

(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沈阳 110032 日本冈山国际大学 716)

关键词: 秦伯未; 谦斋医学讲稿; 辨证论治; 三位一体观

何谓“辨证论治”, 如何进行“辨证论治”, 对此, 我们在临床上的认识很不一致, 做法极不统一, 这已经影响到中医的疗效和发展。早在 1959 年, 秦伯未先生在《谦斋医学讲稿》中提出辨证论治的三位一体论, 即辨证论治的意义、法则和方法。该理论简明而不笼统, 细致而不琐碎, 易学而不飘浮, 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1 辨证论治的意义

首先在辨证方面, 由于对证的理解不一致, 对辨证论治的认识也就很难统一。为了搞清中医常用而又经常乱用的“证”、“症”、“证”几个词义的本末, 秦氏查阅了有关书籍, 经过分析, 弄清了“症”是“证”的俗字, “证”是“证”的简体。实质上“证”、“证”、“症”是一个字, 不能把“症”和“证”看作两个字, 也不要把“症”解释为“症状”, “证”解释为中医

特有的病理名词, 应当尊重字义出处, 人为强加分别, 反而使问题混淆不清。如西医的败血症、尿毒症, 可以写“症”, 而中医的阴虚证、瘀血证为什么就不能写作“阴虚症”、“瘀血症”呢? 他认为“症”、“证”是一个字, 根据文字的本源和中医的特点, 应统一为“证”字, 不论是症状、症候、虚证、实证, 一律都用“证”字。

关于辨证论治的意义, 秦氏认为: “辨”是讨论, 考虑, “治”是治法, 就是治疗方针。 “证”和“治”是现实的固定的, “辨”和“论”是灵活的。要通过分析和思考的, 究竟凭什么来认识这个证, 用这种法, 这类药? 这就需要做到“辨”和“论”的两种功夫。辨证, 就是从疾病过程中找出疾病的客观规律, 务求使得证状和病因的统一。至于治疗, 就是针对辨证的结果定出方针, 根据方针来处方用药。辨证论治

活动归属五脏, 并认为与心关系最密切。于是有人讥讽中医, 谓上古神农犹未尝识得此理。为了捍卫中国医学, 有力地证明中医学的科学性, 张氏溯源《内经》, 勤求古训, 然后得出结论: “诂知神明在脑之说, 吾中华医学早先西人数千百年而发明之, 且其所发明者较西人尤为精奥, 而于神明之体用, 又能详细鉴别, 各得其实际也。”并批评讥讽者不过管窥蠡测而已。

张氏指出: “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曰: ‘头者, 精明之府。’夫精明即神明也。头即脑之外廓, 脑即头之中心点也……兹则名之为府者, 确定其为神明所藏也。又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曰: ‘心者, 君主之官, 神明出焉。’细绎经文, 盖言神明虽藏于脑, 而用时实发露于心, 故不曰藏而曰出, 出者即由此发露之谓也。于以知《脉要精微论》所言者神明之体, 《灵兰秘典》所言者神明之用也。”可见张氏心

脑神明说本源于《内经》, 同时受到文字学的启发, “古文‘思’字作‘𠂔’……徐氏《说文》释此字谓‘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’, 是知心与脑相辅而成思。”

张氏还受到汪昂的影响, 曾引用《本草备要》之言, 说明脑主记忆。 “金正希曰: ‘人见一物必留一影于脑中, 小儿善忘者, 脑髓未满也, 老人健忘者, 脑髓渐空也。’汪切庵释之曰: ‘凡人追忆往事, 恒闭目上瞪, 凝神于脑, 是影留于脑之明征。’由斯观之, 是脑原主追忆往事也。”

张氏心脑神明说的产生, 显然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, 但西学传入时, 他并非盲从, 而是取人之长, 为我所用。

综上所述, 张锡纯心脑共主神明说本于《内经》, 参以西学, 验之临床, 故能汇通中西, 又可兼容两说, 值得深入研究。

(收稿日期: 1996-05-03)